

后浪推前浪

· 短篇小说集 ·

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后浪推前浪.....	仇 非
在荒草嶺上.....	徐 剛 1.
旅 途.....	王 覺 2.
玉 霞.....	郭建欧 3.
友誼和愛情.....	林雷頤 5.
桂 花.....	李揚洲 6.
刘班長.....	徐乐天 7.
走娘家.....	任 章 8.
回校路上.....	刘沾城 9.

后浪推前浪

仇 非

八小时，整整的八小时，我的心，沒敢往別的地方想一想。“快一些，再快一些，好一些，再好一些，赶过小柳，赶过小柳！”成了我唯一的念头。到我挂完最后一台机的时候，才觉出脊梁有些发凉，这是打夜班的人进厂帶进来的一股冷风，把我的被汗水浸透的襯衫給吹冷了。但这时还顧不了这些，我还需要端詳端詳剛剛挂好的結子，不能叫它留下一点儿毛病——那怕是一丁点儿。

“噤，小王，真了不起，怎么干得这么快？教教我！”不知是誰在我身后拍了一巴掌。回头一看，哼，冤家路窄，正是柳誠玉。

“这有什么了不起？还不是拚呗！”我朝他不自然地笑了笑，匆匆地走开了。

这是杂志上登的苏联先进經驗！我是求技求員一句句講給我听的！教教你？哼！你是先进生产者，还用着咱教嗎？也不光为这个，还有別的。总而言之，咱們倆有个解不开的疙瘩儿！

我低着头往更衣室走，忽然，有个挺奇怪的字眼儿又鑽到我腦子里来，这是那天党委書記給我們做报告的声音：“資本主义竞争”！这几个字我还不怎么明白！可听党委書記的口气，

大概不是什么好事。現在我是不是“資本主義競爭”呢？我停住了。唉，把經驗告訴大家，也許就不是了。於是我又返回身來——還是告訴小柳吧。

兩只眼，自然地往麗芬的車上瞥了一下，她打夜班，已經來了，低著頭檢查機器，沒看見我。不過，看見她，我又改了主意——不能教小柳！

那怎麼辦呢？教給小劉和小張吧，等他們也都把小柳拉在後面，那才有意思哩！

“小張！”我跑到小張跟前，喊了一聲，忽然覺得這聲音不大正常，是，是太得意了，這不就是麗芬所批評的我的“自滿”吧？不行，我得清醒點！我平心靜氣地告訴小張，今天我挂一台機只用七十分鐘，接著把辦法告訴了他。小張樂得蹦了個高，直搗我的心窩兒。我使勁閉住嘴，不笑，嚴肅地告訴他：“這點經驗算不了什麼，等你創造了新方法，我還得向你學習哩。”

“嘴——”小張撇著嘴噘了一聲，搗我搗得更厉害了，我只好跑開。

又去告訴小劉，小劉听了只笑着點了點頭，好像說這沒有什麼似的。我後悔，我為什麼要告訴他？這家伙，一點都不虛心！

嘿！工會的黑板報辦得真也到家，就在我換衣服的這工夫，“喜報”早已寫好了。我一出車間，黑板上“王泉又創新紀錄”七個大字就衝着我直笑。黑板報近前的人太多啦，我不好擠過去看——在人羣里擠著看自己的“新聞”，這怎麼好意思呢？

我从黑板报前走过的时候，装做漫不经心地瞥了一下下面的小字：“繼柳戴玉之后……”我的事，干嗎又把姓柳的給扯上呢？怪事！

回到家，已是深夜十一点了，媽已經睡下了。鍋里留着飯，我端出来，吃着，想起剛才的事，好象小張又在搞我的心窩，吃吃地笑了。

“媽！”

我喊了一声，媽沒醒。我打了自己腦袋一拳——噯！为什么要把媽喊醒呢？等別人把这个好消息告訴媽，媽不是会更高兴嗎？最好是等厂里的大喇叭喊出我的名字，把媽吓一跳，然后屏住气息仔細听，听着，听着，“哦！原来是这末回事儿呵！”她一准高兴得流出泪来。

我悄悄地把碗筷收拾好，躺在被窝里，扭熄了电灯。月光透过玻璃窗，照得我睡不着，我翻过身来，躲开它，并且给自己下命令：“睡！只有睡好觉，才能干好活！”可是，眼皮捣蛋，閉上它，它又張开，用手按都按不住。

丽芬看見黑板报了吧？她这时在車間里，思想会开小差了吧？对！她这时一定在想：到底还是王泉！那么，小柳呢？小柳在想什么呢？得甘拜下风了吧？丽芬的爸爸，那个倔老头子，他若是听到这个消息，准会大吃一惊，然后叹口气：“唉！到底是有狀元徒弟沒有狀元師傅哪！”嘿！这个老头也太不开窍，我到他家，他就以为是找他，扯着我談“技术”！現在，你可該明白了吧，你那套“技术”該放在博物館里啦！

哦，不好，工会一定要組織我介紹經驗。天哪，我可沒上台

講过一次話哪！到时候非抓瞎不可，我得准备准备。

我又翻了个身儿，月亮在朝我傻笑，好，月亮就算我的听众吧。

“亲爱的同志們，前几天我創造了九十分鐘的紀錄，剛有
点儿得意，第二天柳誠玉同志便創造了八十五分鐘的新紀錄！
所以，不能自滿，”——話是这么說，其实要想再突破七十分鐘
的紀錄，那可不那么容易，——“我能得到这么一丁点儿成績，
这應該归功于大伙，归功于党，归功于領導。”——到底为什么
不是我自己的成績，我怎么也想不通。不过，人家先进生产者
都这么講嘍！——“毛主席号召我們要多、要快、要好、要省，如
今我是初步做到了，挂綑子快了，停車時間少了，織布快了，当
然……”

說着說着，我說不下去了。月亮象是含羞似地躲进了云
朵，在那片薄薄的云朵上面，似乎有一对鑽石般的大眼睛在盯
着我。这对眼睛里充滿着那么多的幽怨。

“你干嗎又这样看我，难道这一次我又是自滿嗎？沒听見
我說这是大家的功劳嗎？”我鼓足勇气向那对大眼睛頂撞了一
句，那对大眼睛变得溫柔了，我也更快活了。

我現在想的不是講演詞兒了，而是想的另外一件更重要
的事，人生大事！

一切都会順利的，那对大眼睛將永远屬於我了。郭老头
子，这块絆脚石，一下子就可以踢开！柳誠玉，你还是别白費心
机了吧，开窍些，举杯为我和她的幸福庆賀吧！

对，明天求婚，后天結婚。

我愉快地閉上眼睛，甜蜜地睡了。

× × × ×

早晨，一睜眼就想往麗芬家里跑，可是又一想，還是別去得太早了吧，她說話最不饒人，若說我是去“報功”，那可真夠受。我吃了早飯，又磨蹭了半天，等太陽老高老高了，我這才來到麗芬門前。

從玻璃窗外往里一看，就知道糟啦，屋里就光是那個干巴老头子。我來了個急速向後轉。

“回來！”

完啦，到底叫老头子看見啦。沒辦法，只得又轉回去，懶懶散散地進了屋，木然地坐在椅子上，用眼角看了看老头子，老头子臉上阴沉沉的。

老头子默默地給我斟上杯水，說：“要沒有麗芬，干脆你就不再踏你師傅的門檻啦是不是？”

“實話！”我想，但不能這麼說，無論怎樣，他總歸是我的師傅。於是便說：“師傅，你這是說的哪兒話？”

“王泉，你是我第一個心愛的徒弟，我是手把手教你學的手藝！”

“當然，師傅，我忘不了。”我說。可是心卻在想：哼，教給我的是那末一套落后技術！四個鐘頭才挂一台機。

“還忘不了啦！哼，你不想想，你對你師傅是什麼態度！翅膀硬啦，看不起師傅啦！我退休以後，想找你探聽探聽車間里的事，研究研究技術，你却老是躲着我！”

嘿，听听，他还研究技術哩，老掉了牙的技術！于是我說：

“师傅，说实话，我是从心眼里不想和你谈这些。”

“对，说实话，说说为什么？”老头子的眼睛里闪着光，兴奋起来。

“因为，因为……师傅，你上年纪了，退休了，你辛辛苦苦劳动了一辈子，应该享点清福了。你应该平平静静快快活活地度过你的晚年。我不忍心打搅你。”

“你真的这样想吗？”老头子眼睛更亮了。

“真的！师傅！”我心里为这样撒谎而感到可笑。

忽然，老头子难过起来，拿出手帕来擦眼，老眼皮都擦红了。

“师傅，你这是怎么……”我真有点莫名其妙。

“唉！想不到我喜欢你喜欢错了，真的喜欢错了！想不到，咱们师徒在一起两三年，你连你师傅的脾气秉性都摸不着！我问问你，国家建设得飞快，你师傅能袖手旁观吗？过去为国家立过功的人，休养起来可以心安理得，可是你师傅呢？”

老头子的声音有些哽咽。看样子，是真刺伤了他的心。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？你就是参加研究，又能研究出什么道道儿呢？对国家又能有什么贡献呢？

我顺手拿起桌上的一本“中国工人”翻着看，不作声，老头儿自己伤了一会心，拿起条小板凳到屋外晒太阳去了。

我心里觉得不是个味儿，但也不能走，只好翻着“中国工人”看，上面的字，在我眼里乱跳。

“怎么，你又惹爸爸生气啦？”我被这声音惊醒过来，一抬头，丽芬的两只钻石般的大眼睛正盯着我，眼光里带着温柔，

又象是有些幽怨。

我苦笑了一下，表示默認。然后搭訕着問道：“你怎么才回来？又开会来嗎？”

“开了个会，开完会又接到报社里的电话，要我把挂机的新纪录写个小消息。”

“报社里还真重视咱们的工作哪！”我心里美恣恣的，也不知该说什么好了，从牙缝里挤出这么一句。

“看你说的，不重视这个重视什么？”丽芬说得很認真。我心里想笑，但我知道，她这又是“考驗”我，看我是不是驕傲。嘿，真坏！我才不上你的当哩！

“嘻嘻嘻嘻，其实，这也算不了什么，算不了什么。”我故意鎮定的，若无其事似地说。

丽芬白了我一眼，沒做声。洗了洗手，端出面盆来，閉了闔，发的面已經酸了，又忙着去兑苏打水。我很想帮个忙儿，但跟在屁股后头轉了几个圈儿，什么忙也帮不上，只好又坐下，拿起“中国工人”来看。

丽芬把袖子箍得高高的，用两只雪白的手，使劲揉着面，面硬，累得她直喘气。于是我找到了发言机会：

“唉，又得做工，又得做饭。等結了婚，兩家并一家，有媽做饭，你就可以少受点累了。”

“結婚？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还得再等几年。”

“为什么？啊，为什么？告訴我！”我着了急，把書本一扔跑

到丽芬面前，蹲下来問。

“远一点，看把唾沫星子都噴到面盆里来啦！为什么？就为你驕傲，自滿！”丽芬还是低着头揉面。

“啊？我又自滿啦？”我可真冤的慌，“我昨天創造了新紀錄，我連提都沒提！”

“嘿，好一个不自滿！夜里人家柳誠玉創造了五十五分鐘的新紀錄，連报社都来为他組織稿子。可是你却‘沒什麼’，‘沒什麼’！”

“啊？小柳又創造了新紀錄？我还以为……”我象洩了气的皮球似地又坐在椅子上。

“你还以为我写的你哩是不是？哈哈哈哈，这回招了吧，光記着自己的，嘿，自己的！”丽芬是真笑，笑声和銀鈴一样，把我的心都給震碎了。我腦子里嗡嗡直响，一个事儿一个事儿往我腦子里直涌：老头子喜欢柳誠玉，柳誠玉呢，大概爱丽芬，近两个月来差不多每一天都蹲在丽芬家里和老头子嘮嗑。他这是走“上級路綫”。而丽芬呢，态度老是那么不明不暗，我对小柳都一样热情，而且还常常当我面夸奖小柳……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小柳又跑到了我的头里……

我腦門子发热，冲口就說：“丽芬，今天咱們把問題說明白，你到底爱我我不爱？”說完了，我才知道这是說胡話，可是，后悔已經晚了。

丽芬先是楞了一下，看了我一眼，接着低下了头。

我想，她現在一定是哭了。于是便又走到她的面前，蹲了下来，溫存地說：“唉，丽芬，說句話吧。我可是真爱你呵！”

她半天沒响。

“說啊！”我又催促道。

“你自己想想吧，你身上有沒有值得叫人愛的地方。”她的聲音很低，象是跟我商量似的。可是天哪，它竟象一支利箭似地直刺在我的心上。幾年來，我的心都完全交給她了，想不到仍博不得她的歡心，竟然說出這樣的話來！難道我身上就沒有惹人愛的地方了嗎？凭良心！

我真想一賭氣離開她，永不再邁她家的門檻。可是，愛情，這神秘的玩意兒，就象一條無形的鏈子，只要被它束縛起來，就很難擺脫。過去就曾有这么幾次，我被她批評得火了，真想一甩袖子走開，鬧決裂！但每次都忍住了，以後反覺得她的話對。她對我的批評，正是為了愛，我自庆幸當時自己沒有發作……。

“唉，我真成了臭狗屎啦！師傅煩氣我，你也討厭我……”我有氣無力地說。

“你怎么知道爸爸討厭你？討厭你就天天拉着你研究技術？你若聽他的，創最高紀錄的不就是你啦？”

“那為什麼？”我真有點糊塗。

“小柳的竈門，是爸爸給他找的！”

“老伯找的？”

“哎！我爸爸！”麗芬得意地說。

“那麼小柳天天來真是找老伯學技術？”

“還為什麼？”

麗芬這一反問，問得我倒沒話說了。不知為什麼，多少天

来我心里那股别扭劲儿一遭儿全跑啦。

这时，老头子——不，我师傅拿着板凳慢慢吞吞地进来，对丽芬说：

“看哪，整天价批评这个骄傲，批评那个骄傲，看看你吧，这份得意劲儿：‘我爸爸给他找的’！不对，应该说：‘我爸爸帮他找的！’”

丽芬噗嗤笑了。这时，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我的师傅更可爱。我羡慕丽芬有这样一个爸爸，我真想一下子投在师傅的怀里，感情奔放地叫一声爸爸。

在他面前，我真正地认识到自己了。自己只不过是海里的一滴水。海水，一浪推一浪，不停不息地前进，这一滴水哟，若自己起空，离开了海，马上便会化为乌有。

我时时刻刻怕犯自满的毛病，但是，不知不觉又犯了一次。看看我的师傅吧，看看小柳吧，他们才是真正的工人。看看我……

我又暗自庆幸了，幸亏没对丽芬发脾气，要不然，那才后悔死呢！丽芬是对的。我现在，确实不值得别人一爱。可是，看明天的吧！

在荒草嶺上

徐 剛

我在志愿軍某兵团时，常常听到有人說：

“荒草嶺的地蛋，救了我們的命。要是我回國去，一定帶个荒草嶺的地蛋。”

我想，这不过是他們想起剛出国作战时的艰苦生活，說說罷了。有一天，想不到我真的看到一个保存地蛋作紀念品的人。

那天晚上，我在某团二連的掩蔽部內，借着一支燭光，伏在炕桌上整理材料，連長周文江在一边翻弄一个日記本。人們是靜悄悄的，可是空气并不平靜，敌人的夜航机，在掩蔽部的上空象餓狼似地嗥叫；而在掩蔽部对面的山坡上，却有几个朝鮮姑娘，嚙着清脆的歌喉，不停地唱，只有在敌机俯冲时，她們才稍停一下，喊一声：“边机(飞机)！”警告人們小心灯火。接着那嘹亮的歌声，又压倒了飞机的噪音。

忽然在我身旁，“叭嗒”响了一声。我轉头一看，原来是周文江打开一个紫紅色的电木盒子，我湊到他跟前，只見电木盒子里，有个用尼龙避彈衣的玻璃料子做的書签，上面用紅字写着“祖国！我的母亲！”一个用达姆彈壳做的打火机，还有一块干巴的淡紫色的小怪物，我認不出那是甚么东西，便問周

文江：

“这是甚么紀念品？”

“地蛋，一块煮熟了的地蛋。”

他說話时，臉还是朝着电木匣子，又黑又硬的头发搭拉下来，兩只大眼睛直盯着一点，好象是在回想着动心的往事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向我講出这一小块地蛋的故事。

在一九五〇年十一月間，周文江帶領的这个連，一开到長津湖边，就在荒草嶺的三星峯上，担任阻击美軍海軍陆战队第一师的任务。战斗一連进行了十三日夜，这十三日夜，敌人用成吨成吨的炮火，把白雪山变成了麻点山，一片片的枯草和落叶被燒尽，蒼勁的古树給攔腰劈断，但这些还并没什么，讓人担心的是粮食的来源断絕了。

在二連守三星峯的第十天晚上，連長周文江想到前沿陣地去查看一下工事补修的情形，一路上他就寻思着給养問題。

当美国侵略軍的箭头指到安东、輯安时，他連冬裝都沒換齐全，还都戴着草帽子，穿着膠鞋，就来到这零下三十度的崇山峻嶺中。他們出国时是那样的仓促，致使后動工作不能一下子就赶得上。再說，从他們作战的区域到祖国，全是冰雪封冻的山間道路，虽有一部分汽車，但不能适应这样寒冷的天气，路上不断地抛錨，敌人的飞机又不断地騷扰，造成运输上很大的困难，連彈药运输都成問題。这些日子，他們就依靠向当地老百姓借地蛋吃，最近这三四天，情况更严重了，每人每天頂多能分到兩個地蛋。剛才事务長和周文江談給养时，事务長

兩手一伸，愁眉苦臉地說：“再也沒辦法了，周圍庄子的地蛋窖，連塊地蛋皮也沒了！”周文江听了挺心煩，沖口對事務長說：“胡說！只要這裡有地，有人，就有得吃。你不能讓部隊挨餓！”于是他命令事務長帶着炊事班，當夜一定要找到給養。話隨這麼說，事實上他對找給養的事也沒抱甚麼希望。上午營部還派通訊員來調地蛋，撥給一連，可見周圍的地蛋窖可能是空了。他想來想去，也沒個頭緒，弄得心里更加不安。

連長走到松樹林邊時，忽然從樹林中傳出來一陣笑聲，他透過落葉松的枝葉，看見有十來個人圍着一堆炭火說笑，那是三班，是他保留下的預備隊。戰士們的笑聲吸引着他朝樹林里走去，走了几步，就看出那個指手划腳說話的是機槍射手李茂林。李茂林是個能吃能干的大高個，朴實的臉上，有兩條向上揚的調皮的眉毛，他愛說個俏皮話，最平常的故事，讓他說起來也會惹人笑。周文江走近的時候大家正在留神听他說話，誰也沒有發覺，直到李茂林回頭拿煙布袋時，才看見了連長。他象歡迎一個好朋友似地把連長拉到他身旁說：

“連長，你吃了嗎？”

別的戰士也這樣問他。這話在往常，是見面時沒有話說的一句淡話，可是在那時候，這話包含着多少關懷和溫暖啊！他避開了這句話，笑着對李茂林說：

“剛才你講甚麼新鮮事？接着講，我也听听。”

我們在這精神會餐哪，淨扯談些吃的事。李茂林隨手把煙布袋遞給周文江，又說：“連長，抽一袋吧，大鍋不冒煙，小鍋飯可有的是，這是好關東大葉。”

周文江从口袋掏出日記本，撕下一块紙卷烟。李茂林又扯談那吃飯的事了，他扭回头問大家：

“你們再接着猜，我哪一頓飯吃得最香？”

他的副射手小郭猜的是过鴨綠江的前一天，他們連上举行的会餐；和他一起参加过庆功会的副班長赵荣，說是渡江战役后的庆功会上那餐；李茂林都搖了搖頭，他說：

“是我參軍第一天那頓飯，那天，吃的烙餅炒雞蛋，我大半年沒沾白面了，象帽子那样大的油餅，我一气吃了十来个，气得炊事房的老王罵咧咧地說：‘咱連要有十个八个象你这样大的肚子，我每天要多烤一个鐘头的火。’……”

“別提那烙餅炒雞蛋了，現在你連碗米湯也喝不上。”

長得四四方方的王祥，冷丁子打斷了他的話。李茂林楞楞地看了他一眼，覺着這話有点扫兴，便對他說：

“現在挨餓不假，可是我們为的是啥？我記得你爹在災荒年月下过关东，对吧？那时他每月給你們寄錢，讓你們閤家人坐在热炕头上吃热飯。現在我們也象你爹一样，为了家来到朝鮮。可是我們为的这个家，跟你爹为的家大大不同；我們为的是国家，为的是六万万人聞不到火葯味，都住在暖和的屋子吃热飯，你說对吧？”

經李茂林這一說，王祥的腦袋低下去了。

周文江滿意的看了李茂林一眼，接着說：

“打仗嘛，就免不了挨餓受冻。祖國的人民若是知道咱們吃的这些苦头，一定急着把最好吃的东西寄給我們。”

大家輕輕地笑了，接着一个家乡是四川的战士，又講起他

家乡里制的臘肉，醃的榨菜……这些饒人的食物名称，把周文江的空肚子勾引得咕噪噪地叫。他吸了一大口烟，閉住气，想把烟吞下去解解餓，結果烟的辛辣味，刺激得他更加餓得慌。他不想再坐下去，看了看夜光表的指針已經快九点了，就打断他們的話說：

“該休息了，說不定明天要讓你們上去，到山头上打打獵。”

想不到這句話，又把三班的老話匣子給打开了，你一言我一語地說：

“連長！打了十来天仗，为甚么还不讓我們上去？”

“快給我們个任务，打个仗也好暖和暖和，光在这深山修煉，快練成冰棍了。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“別囉嗦了。”周文江說了這句話，又覺着這話跟潑冷水一樣，辜負了他們的热情，于是又說：“等着吧，准有你們的好事。”他說着就站起來，往前沿陣地走去。他走了兩步，覺得腦袋很沉，身上軟綿綿的，勉強能保持住身子的平衡。又走了二三十步，突然眼前直冒金星，接着吐了一口黃水，他倚在一棵樹干上，定了定神，緊了緊腰帶，狠狠地咽了口唾液。這情形，被李茂林看見了，他跑過來問周文江：

“連長！你怎么了？”

“我身上不舒服，”周文江認為“餓”這個字眼，比傳染病還毒辣，他極力避諱它。

李茂林從袖筒里倒出兩個地蛋，送到周文江面前說：“連